

语义范畴研究的一部新作

——《汉语量范畴研究》读后

刘贤俊

一 “量”的渗透性

语义范畴的研究,胡明扬先生的《句法语义范畴的若干理论问题》是一篇重要的文献。胡先生指出:“一个完整的句法语义范畴系统应包括三类句法语义范畴,即人物语句法语义范畴、情状语句法语义范畴和修饰语句法语义范畴,前两类有交叉,因为指的都是核心谓词和句子中名词性成分之间的关系意义的类别,菲尔墨称之为‘格’关系,韩礼德称之为‘及物性’关系”。“就情状语句法语义范畴而言,‘时间、处所、方式、程度、频度、范围、工具、原因、结果、目的、数量’等这样最常见的范畴比较容易确定……”。就我们的理解,胡先生所指的句法语义范畴其实就是谓名结构所反映出来的句法语义关系。这些语义范畴,彼此平行,相互区别,基本上是离散的。

李宇明教授近期出版的《汉语量范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下称《范畴》)运用连续的观念对“量”——一种近似于胡先生的“数量”的语义范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量”不仅仅表现为谓名关系,也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语义范畴,还在其他语义范畴中都有一定的语言投射,具有“数量”所不及的覆盖率和渗透性。从表达内容上看,它涵盖了物量、空间量、时间量、动作量、级次量和语势等六类次量范畴,从表达方式上观察,它又可分化出几组对立的次范畴:明量/暗量、实量/虚量、确量/约量、客观量/主观量。就我们的比较,胡先生的“数量”仅与《范畴》的“动作量”相当,而没有涉及到“时间”、“处所”、“程度”等语义范畴所蕴含的“量”——这是《范畴》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它大化了“数量范畴”的内涵。

二 三“观”结合的研究策略

《范畴》的又一特点是宏观的理论论述、中观的现象研究和微观的格式分析密切结合。

2.1 量范畴理论的宏观论述

《范畴》第一章以认知功能主义的研究取向,介绍了导因于交际和认知两大基本功能的认知范畴的语言化,语义范畴的词汇、语法和语用诸种表现形式和有史以来特别是当代语义范畴的研究。对结合语义进行语法研究的配价语法、格语法、语义特征分析及语义指向研究

进行了纲要式的评述。附录八“功能解释语法”还特别介绍了功能语法的学术旨趣。

2.2 量范畴现象的中观研究

“量”现象繁富复杂,《范畴》从纵、横两个维度使之有序化。纵向讨论的是“量”的表达内容,其中“语势”的研究(68页),将语义范畴的“义”由“言义”推及“言外”,自“客观世界”而“主观世界”,具体展示了如何研究意义虚灵的“情感量”。

横向探讨的是“量”的表达方式。重点分析了“主观量”和“约量”。《范畴》指出,主观量是带有主观评价的量,依据对量的评价结果可分为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依据产生的根源又可分出异态型主观量、直赋型主观量、夸张型主观量和感染型主观量。主观量的表达手段主要有两种:语表手段和语境手段,前者下含四“标”:数量标、副词标、句末标和框架标,后者有环境语、言外语境之别,《范畴》主要讨论主观量的语表手段。

《范畴》细心观察了主观量的“标”,一些奇巧的发现,常令人耳目一新。例如:

- (1) 百把块钱还想买两件牛仔褲?
- (2) 百把块钱还买不了两件牛仔褲?

这是含副词标“还”的“A还B”的双量式。A与B有正反依变关系:“如果A与B的关系是正依变关系,则A中的表量词语为主观小量,B中的表量词语为主观大量;如果A与B的关系是反依变关系,则A中的表量词语为主观大量,B中的表量词语为主观小量”。例(1)里,“钱”的多少与“买牛仔褲”的多少是正倚变关系,“百把块钱”表示主观小量,“两件”表示主观大量。例(2)中,“钱”的多少与“买不了牛仔褲”是反倚变关系,“百把块”表示“主观大量”,“两件”表示“主观小量”。此类现象及相关格式,沈家煊(2001)用“元语增量”的概念作过进一步的解释。

“约量”是具有一定模糊性、浮动性的量,《范畴》将其表达方式概括为三种:一是使用约数词语,一是两数直接组合表示约量,一是使用界定约量范围的词语和表示估约的词语。约数词语也有三类:一类可单独表约量,如“多”类词语;一类既可单独也可组合表约量,如“几”、“好几”等;一类不能单独表约量,如“余”、“许”等。两数组合表约量可以是相邻两数的直接组合,也可以是不相邻两数的直接组合,还可以是两数的间接组合。“界指词语”有“将近”之类的前现式界指词语、“左右”之类的后附式界指词语和“大约”之类的估约性词语之分。《范畴》中此类中观研究显得比较丰满和深入。

2.3 表“量”句法格式的微观分析

对微观格式的深入分析可以从中发现规律,砥砺理论。《范畴》分析了与“一”相关的两种格式,认为“重新分析”使“一”具有了表达“最近完成体”的时态功能。通过考察“一量+否定”,总结出了有关“强调”的四条规律和语势的级次问题。通过讨论“很有NP”格式及其发生学线索,概括性地提出了“共时内部比较法”。复叠的研究,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复叠系统,“调量”说的提出,高度概括了种种复叠的共同语法意义。

三 “自内而外”的研究路向

叶斯柏森(1924)认为语法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O(the outward form)到I(the inner meaning),即从形式到意义;另一种是从I到O,从意义到形式。叶氏以降,各国学者大多倾向于从O到I的研究路径。布龙菲尔德就曾指出:“语言研究必须从语音形式开始而不

是从意义开始”。我国学者进一步解释说：“因为要认定语法意义比较困难，并且一时不容易取得一致意见，从语法形式入手似乎更容易，也更可靠一些，因为语法形式总是要比语法意义具体一些，更容易捉摸一些”（胡明扬，1991）。《范畴》却独具特色，走的是自语义而语形的研究路向。这种路向，作者认为，1) 更能看到不同语言的景观和一种意义所赖以表达的多种形式；2) 更具有语言类型学的学术背景。这是由于世界诸语言的认知范畴和语义范畴较之语言表达手段，其共通性和普适面要大于其差异性；3) 更有利于加强语言研究中语义这一薄弱环节，加大语言学的景深。

从意义到形式的研究，其必然结果是形式和意义的广义化，特别是形式。《范畴》的“形式”，确切地说，其涵义与语言形式相当，其“意义”也是语言意义。就“形式”而言，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语法形式，还纳入了一些词汇形式，一些具体的句法格式，甚至是一些非元语形式的或超语形式的标点符号。例如“语势”的表达，既受不同的句型、句类、句法格式的影响，也受不同的词语选择、不同的修辞手法、不同的语音形式（包括语调、重音、停顿、节律等）的制约。口语交际中，体态也具有表达语势的作用，书面语还常用“？”、“！”、“??”、“!!”、“?! ”等标点符号来变换语势。这些表达方式都是“语形”，但被传统语言理论排斥在“形式”之外，因为以前自形式而意义的研究都要求确保形式是语法形式，意义也一定要是语法意义。

前面论述的“量”的渗透性、“三观”结合的研究策略和“自内而外”的研究路向，不仅是《范畴》一书的显著特色，也是作者数年来在语义范畴研究方面辛勤探索的心得。笔者认为，这些策略与路向可以推广和借鉴到汉语其它语义范畴的研究上来，通过扬长避短，在事实发掘与系统建构两方面推进汉语语法研究。

参考文献

- 奥托·叶斯柏森 (1924) 《语法哲学》，何勇等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 年。
- 布龙菲尔德 (1933) 《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胡明扬 (1991) 句法语义范畴的若干理论问题，《语言研究》第 2 期。
- 沈家煊 (2001) 跟副词“还”有关的两种句式，《中国语文》第 6 期。
- 徐通锵 (1997) 《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 斌 (1997) 《汉语语法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